

似水流年

十六輯啓

封面故事

香港

光影之所





回夢

1	
2	3
4	5

1. 叮叮当当的时光 匿名
2. My Pride 匿名
3. 踏印 蔡钰凯
4. “从前慢” 张思元
5. 斑驳 岳子瞳



主编手记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像你们一样坐在那里，懵懵懂懂地看着台上的学长学姐激情四射地介绍自己的社团；我想，我要成为那样的人；可是，一年后的今天，我才懂得面试时的小屋子里一个个穿着正装看着电脑的 exco 们想要听到的是什么；

一年前的这个晚上，我手里塞满了各个 soc 的名片小纸条报名单，我挑挑捡捡，仔细对比；可是，一年后的今天，我才懂得形形色色的外壳下它们有着相似的内容，才懂得真正重要的是找到区别它们的东西是什么；

又过了些日子，我坐在 lc 里面对着《似水流年》的主编，我目光犀利，我言辞激烈，我一项一项罗列那本薄薄的杂志的不足；可是今天我才懂得那本薄薄杂志里所凝聚的痛与爱，妥协与坚持；

一年前邮件发来面试通过的那晚，我在床上记下我那么多那么多的想法，我把我对一本杂志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似水流年》上；可是今天它们中的有些成为了现实，有些还在等待时机，而更多的则被我默默删去；

第一次参加美编 workshop 时，我用着试用版的 InDesign，看着陌生的工具栏头痛，搞不清图片的蓝框橙框；而再一次参加 workshop 时，我努力地解释怎样把图片放大缩小，裁切平移，‘没关系，开始时我也弄不明白。’；

把反复修改的封面发给大家，我的第一本杂志，第一个封面——学长在 liba 找到我和我讲‘你这个不行啊，要重做’；今天已经没有学长和我讲‘不行’，可是那种责任感让我始终在问自己这个是不是还不够好；

到了新旧主编交替之时，我承认我的野心——尽管我把它掩饰得很好，我以为我有能力来领导这个小小的团体；可是今天我敬佩我的主编，她漂亮能干有想法，她教了我很多东西，给了我很多支持，她让这个杂志社变得温暖……”

——这是我在大学第一年的尾巴上写的，写给当时未来的学弟学妹——为了撺掇他们来加入似水编辑部。当然——后来改来改去也觉得不好，因为句式不对称，也不美，诸如此类的理由。可如今我大三了，我不仅有了学弟学妹，还有了学弟学妹的学弟学妹。我不仅老老实实在似水做了美编，也做了副主编，到现在做了主编，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我写下的东西，虽然不美，但是实在。我一向不懂得说话的艺术，写东西也勉强强，全凭一时热情。可因此，我也不写虚话，我现在看着那些文字还能从句段里回想起那时候的心情，年轻的心情（现在已经老了，笑）。

前两天一个学长（就是前面提到在 liba 抓我的那个）又在 liba 抓到我，和我讲，新一期杂志的配图太差了，清晰度太低。还是被骂，可是心情却和以前大大不同。大一时我年轻气盛，总觉得自己做的好，只不过不被别人承认，又因为是新加入一个团体，急切地想要表现自己。我那天给所有编辑发邮件，问他们的意见，一遍遍改来改去。然后晚上突然有了灵感推翻重做，反而顺风顺水很快就定稿了。那是我的第一个封面。后来又做过几次封面，可都比不上第一次完成时的那种感觉。而前两天被学长笑骂时却更多是感动，学长不做美编也有两年，却还像当年那样督促我工作，做出最好的东西。

这本杂志将是我在任的最后一本杂志。回首过去的一年，我记得我最初成为主编时的目标，我说，“我想做的呢，也就是做到我们所能做的最好”。无论是做一本兼具文学性和实用性的好杂志，还是做一个为学生服务的好社团，对《似水流年》来说，都太难了。我那时候就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多，也谈不上多么好，甚至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不愿意提的问题：这本简陋的杂志，有多少人还在看？我们人很多，能做的却很少；我们和《独立时代》合作，和 MSSSUG 合作，和 film soc 合作；我们采访教授，外出取材，四处约稿，这些却远远不够。坦白来讲，很多地方《似水》都比不上《振翅》（当然我自信《似水》也有很多地方比《振翅》做的好），但那些看起来不远的差距，实际上却难以弥补。《十五·转》，是我作为主编的第一期杂志，我觉得挺满意的，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我很努力，做了很多以前不怎么做的事，也确实地做了一些微小但实实在在的改进。而《十五·结》，做的不好，我犯了一些错误，又拖延症病发，学长指出的杂志配图清晰度太低只不过是其中问题之一。我身为主编，却没有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我向似水的读者和编辑道歉。《十六·启》，“启”字寓意开始。第十六辑的开始，我会继续努力，和似水、和你们一起，有一个最好的开始。

贾贺

于 10 月 6 日晨

似水流年

目录

编辑部名单

主编 贾贺

副主编 张韵秋
谢言
谢沅仲

文编 王楚宁
李宗昊
高深莱
陈书端
吉田千惠子
刘新语
王品桥

美编 李媛
马婕
翁佳琪
方涓茹
陈思宇

宣传 陈司琪

封面故事	香港——光影之所	01
经验	CodeIT Sui see 比赛	12
	当初的你，为什么要选择科大	13
	美丽中国栏目	14
名家	流光似水	19
文苑	末班直达车	21
	想	23
	夜色熙攘	24
回梦	回梦	26
光影	此刻的心跳，是幻想的	27
	漫威——从破产边缘到科学巨人	28
微言	情人节如何不被虐狗	29



策划/张韵秋

香港——光影之所

我一直相信香港电影是许多人一段不可或缺的人生情节。黑帮警匪、侠义兄弟、喜剧幽默，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的繁盛记录着独属于这座城的故事。而我对香港电影的了解，则始于王家卫和他镜头下文艺的故事。《春光乍泄》中阿根廷偏僻的街道，伴着幽暗凄惨的路灯，两个男主角相拥的背影；《阿飞正传》中火车从东南亚的丛林中驶过，被子弹打中腹部的阿飞把头斜靠在座椅上；《告别自己》中始终找不到的故乡和母亲，和那些自己从未打算留下的女人。王家卫把简单的感情剖析得很复杂，镜头绵长而暧昧，意象模

糊却令人难以忘怀，如一只无脚飞翔的鸟、一张总也买不回来的船票。

只是繁华转瞬即逝，今天的香港电影已不复当年盛世。很多导演选择北上拍片，开拓内地市场，当年许多电影表演艺术大家也纷纷陨落。近年来不断尝试新路线的港产片，虽然仍保持着独特的港式基调，却不再复当年的盛世情怀。幸运的是，那些情怀早已融入了这座城的大街小巷中。今天，我们走过繁华的中环和寂静的石澳，穿过旺角熙攘的人群，只为追寻当年情怀点点，找寻香港电影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无尽故事。

那些地方，时光不老

文/陈思宇

香港电影一直以它独特的地域背景和表现方式而著称。一个多世纪以来，一部部经典的作品，伴随了一代代人的成长。甚至许多身边的同学对于这座城市最初的认知，都是源自于它的影片。正因如此，许多港片的取景地深受游客的热爱。许多人跨越千山万水，只为看一看那些承载着他们童年或青春满满的回忆的地方。到了那里，走过那些大街小巷，便仿佛又找回了那个儿时的自己。在那些地方，时光不曾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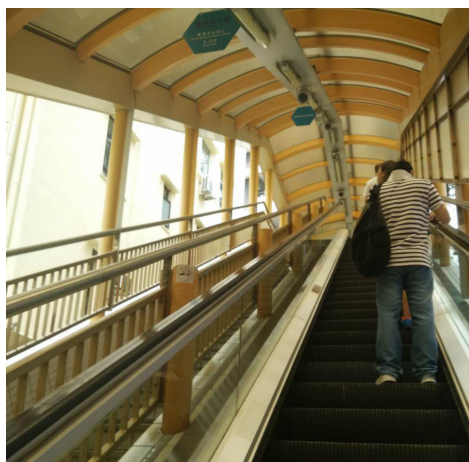
谈起香港电影，许多人都会首先想起王家卫。作为香港文艺片的代表，王家卫的电影常常以个人的视角、象征性的笔法、东西方结合的独特意蕴来传达思想和情感。四字的押韵片名、狭窄的街道、熙攘的人群，酒吧灯红酒绿，旗袍妩媚妖娆。他的影片给人一种真实而又模糊的美，远远地，可望而不可及。

《重庆森林》是王家卫的代表作之一，电影主要取景地之一是重庆大厦，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弥敦道36-44号，从港铁尖沙咀站E出口出站便能直接看到。重庆大厦由五栋十七层的连体式楼宇组成，咖喱餐馆、廉价旅店、外汇兑换，这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影片中林青霞饰

演了一位女性毒贩，披风、墨镜、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她只身一人穿梭在大厦里，向形形色色的外籍佣工催讨毒品，神情冷漠，脸色苍白。然而这样的女人也依然会微笑，在她开枪的凌晨。

人们口中的重庆大厦是一个住满了印度人、黑人，充斥着犯罪因素的地方。事实上这些言辞未免有些夸大，在Gordon Mathews《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一书中曾提到重庆大厦虽然不是一个适合女性出没的地方，但却比我们想像的要安全许多。影片中混乱的场景以及枪杀等，在今天的重庆大厦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使治安从未得到保障，但经营着商铺旅店、烹煮咖喱的人们总是无罪的，我们不应带着种族歧视的有色眼镜来评判他人。

影片的另一个取景地是中环半山自动扶梯。扶梯的起点设在中环恒生银行总部大楼，全长八百米，是世界最长的户外有盖电动扶梯。两旁则是居民住家。片中由梁朝伟饰演的633号警员的家即临近扶梯，外人从扶梯上可以看到他家的窗户。他的前女友便是这样，常常在乘着扶梯离开时，隔着玻璃和他道别。影片中另一位主角，由王菲饰演的阿菲也在偷偷潜入梁朝伟的家时，从公寓的视窗窥视搭乘自动扶梯上班的他。那时的阿菲初来乍到，短发衬着明亮的双眼，遮不住的年轻潇洒。今天的半山扶梯依然是香港具有代表性的地标之一，它夹杂在中环的繁华中却保留着那份旧时香港的滋味。





另一处《重庆森林》的取景地常常被人们忽略，就是士丹利街大排档。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工作日时间，这里一到中午和晚上便坐满了中环的上班族，喧闹声此起彼伏。不知他们是否也会像电影中的梁朝伟一样点上一份最爱的叉烧呢？影片中阿菲为了和梁朝伟偶遇，每天都会故意拖着一大筐蔬菜挤过这里窄小的街道，那种痴痴的少女情怀唤起了无数观众内心的共鸣。

王家卫的作品中除了《重庆森林》，《阿飞正传》更是许多人的挚爱。影片的著名取景地之一便是位于铜锣湾希慎道的皇后饭店。这家饭店在拍摄时的装潢采取的是五六十年代的老香港风情，昏黄的灯光怀旧而浪漫，因中价位的俄国料理而广受欢迎。电影中潘迪华饰演的养母跟张国荣饰演的旭仔这对母子就是在这里的餐厅细数过往。同时这里也是刘嘉玲饰演的舞女咪咪向张学友饰演的歪仔道别的场所。在六十年代，这样格调的西餐厅普遍被认为是高尚品味的象征，但可惜的是原先的取景地今天已经被一家时装店取代。原先的皇后饭店则搬去了其他地方，虽仍旧富丽堂皇，但只属于六十年代的情调却已无处可寻。我在寻找皇后饭店时，偶然间看到了位于铜锣湾兰芳道的金雀餐厅，这是影片《花样年华》的取景地之一，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和张曼玉饰演的苏丽珍初次定情的地方。因为经过的时候时间尚早，所以并未有幸进去一睹那六十年代的浪

漫风情，只好在餐厅外拍照留念。

《阿飞正传》的另一个取景处在中环的卫城道，干得道和卫城道的交界处有一面依山而建的石墙和短浅的隧道。影片中刘德华饰演的超仔在这里遇到了被旭仔抛弃的苏丽珍并试图安慰她，他也在这里静静地等待过苏丽珍的电话。由于电话亭为影片拍摄需要而临时搭建，所以今天无法还原拍摄时的场景。

还有另一个经常被人们误传的拍摄地是位于中环德辅道中2A的中国银行大厦旧址的停车场。它最明显的标志物是一个旧式大圆盘钟表，出现在影片大约四十分钟处苏丽珍和超仔在卫城道的谈话之后，而并非许多人认为的影片开头苏丽珍向旭仔说的一分钟情话。而那段关于一分钟朋友的对话至今仍被奉为王家卫电影中最为经典的桥段。

这些可以被无数影迷们细数出来的拍摄地点，仿佛是曾有人在那些地方编织了一个个美丽的梦，而我们便成为了追梦人。其实不论这些地点是否拍摄过影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在那里上演。而我们在追逐这些梦的同时，不应忘却的则是去爱身边那些深深地爱着我们的人。那些地方，是很多人美丽的记忆，我想在心灵的那方净土，时光也将长久地驻足。

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文 / 吴岱暉

在来到香港上学之前，我其实没有听过多少粤语歌曲，也没有看过多少所谓的港产电影，然而《无间道》三部曲，却曾让我看了不止十遍。三部电影，正邪两线，无数大大小小的人物交织在一起，描绘出了一个神秘而又充满吸引力的香港。

然而，今天我想说的不是这部电影取得金像奖十六项提名以及获得的七项大奖，不是四位影帝的精彩飚戏，不是其中为观众带来无限震撼的悲剧内核，也不是佛教经典与剧情的完美结合。今天我想讲述的是一个平凡而狂热的粉丝，在电影的各个拍摄地寻找过往的故事。

粤海投资大厦

《无间道》第一部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却也是最令人猝不及防的场景，莫过于在大楼内和阿仁接头后遭到黑帮堵截的黄sir最终被黑帮从楼顶扔下掉落到出租车上的那一幕。主人公阿仁内心的无奈和愤怒，以及警匪之间的首次公开的热战，都正是由此淋漓尽致地展开。作为朝圣的第一步，这座大厦必定是不二之选。

走进大厦，上班的人们来来往往，我作为一个游客则显得格格不入。保安大叔倒是很和蔼地与我点头微笑，我于是也随着一众白领挤入了那熟悉的电梯间。电梯停在了熟悉的二十四楼，走



出轿厢，电影中的接待服务台已经撤走，只剩下空空如也的走廊和两侧繁忙的公司。转身走向电梯内，仿佛是要配合我的体验，电梯门正要关上的一瞬被一位白领从外面猛然用手挡住。一刹那，我仿佛回到了电影剧情之中，门外好似正有着无数埋伏的黑帮。下楼的过程中，我和那位不速之客相聊甚欢，他笑着说每个月都有几个电影发烧友来到这里，不过我居然没有被保安拦下实属神奇。而他用手挡电梯门的行为，好像也已经成为了投资大厦里工作的各位的习惯，谈至此，我们两人不禁哈哈大笑。

走出大厦，滚滚车流依旧，只是门口并没有停着一辆出租车，当然也不会有那惊人的一幕和旁边环绕的混混和警员们。我于是中二地舒了一口气，走向了下一个目的地。

科宝音响店

港铁深水埗站，鸭寮街，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巷里，坐落着一个至今还保存着骄傲的小店，而

店的门口到现在还张贴着《无间道》的海报。在这里，刘德华和梁朝伟展开了他们第一次的对手戏，也同样在这里，电影走向了结尾。在众多的取景地中，三部电影中都有出现过的场景也许只有此处了。刚一进门的我，就被老板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问了一句：“靓仔，是不是看了电影来我这里啦？”

或许是因为当日是工作日的缘故，店里人并不多，老板于是有了与我闲谈的十几分钟空闲。从电影里的剧情，讨论到如今生意不景气。我唏嘘之余，玩笑地建议老板可以尝试电影相关的周边产品，没想他也感慨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身处音响店中，一想到剧情里命运纠缠的两人就曾在面前的沙发上聊天，激动难掩的我不禁请老板放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老板大笑，戏称这是七八年里他这店里放过的最多遍的歌曲。用上港产音响，配以专业的音线，歌声飘出，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果然就是一句话，通透。



马坤记大排档

如果说第一部《无间道》是许多碎片化的场景的组合，那么第二部当之无愧的主场景，非这家大排档莫属。从倪永孝接收父亲的黑道遗产，到他最终倒在枪下，整部电影的主要冲突都发生在这家大排档。在这里点一瓶啤酒，重温当年黑



帮齐聚的场景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我本以为马坤记应是气氛压抑的，然而置身其中的感受却让我不敢相信这里就是我想找到的黑帮聚会地点。放工的工友们齐聚于此，人声鼎沸，丝毫没有电影中描绘的气氛。老板已经换过一次，现任的老板并没猜到来此的目的，吃饭的工友们也是看着一个傻乎乎的学生到处照相。我执着地放着旁边的空位，一直等到了曾经阿孝坐过的位子空了出来，心满意足地点了一份黑椒牛河和一瓶啤酒。吃罢，合影留念，最终还是忍住了学着电影里洒一杯酒的冲动。尽管这里已经物是人非，在诸位不解的眼神中，我欢脱地离开了大排档。

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在香港的这几次朝圣之后，我开始了在各地旅行寻找拍摄地，在还原剧情与场景的同时，有时也会对曾经的人物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思考，当然还有对内心长久期待和幻想的满足。香港曾经历过影视的繁荣，我们在这里不经意经过的一个角落或是一间店铺都有可能是曾经在大荧幕上出现过的经典场景，而我们曾经喜爱的明星，曾经为之激动的剧情也许就在我们身边。香港不只是代购扫货的购物天堂，也不只是亚洲美食的聚集场所，我想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发现一个全新的，或者说是一个曾经的、电影里的香港。

兰桂坊下的小插曲 ——《金枝玉叶》与艺穗会

文/张韵秋

以艺穗会为背景的场景出现在陈可辛 1994 年电影的《金枝玉叶》中。哥哥（张国荣）在片中饰演一位著名音乐监制人，此处则是男主角主要的办公的场所。电影讲了一段性别错乱的恋爱。二十三岁的袁咏仪极瘦的脸庞棱角分明，女扮男装地穿着大号西装和背带裤。四十未满的哥哥风华绝代，强硬但儒雅，风度翩翩。即使在 1994 年的香港，同性恋话题的公开讨论依然前卫，不得不感谢陈可辛黑色幽默的才华与玩世不恭，将深刻严肃的社会讨论成功隐藏在了嬉笑而令人泪目的戏剧面具下，即使在今天看来，其艺术层面的表达仍称得上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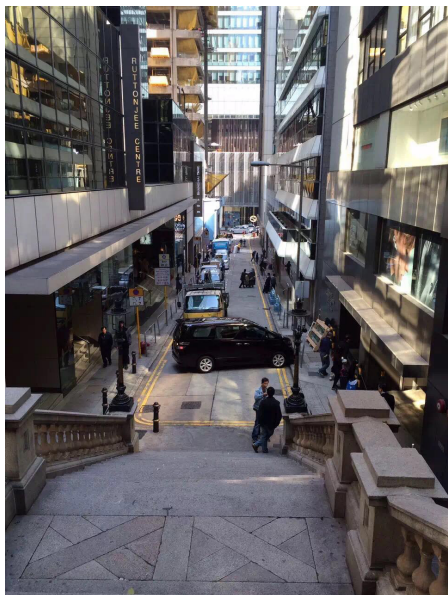
艺穗会位于中环下厘毕道，建于 19 世纪末期，最初是牛奶公司的仓库。1982 年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入驻北座，南座则成为了举办和资助各类艺术活动的场所。

今天，艺穗会成为了香港最具特色的文化地标之一，许多著名的本土的艺术节都会定期在这里举办。红白相间的砖砌小楼留存着上世纪香港的气息，在中环林立的楼宇中，艺术在此狂欢，弥漫着画廊、戏剧、雕塑、歌唱的声音和酒精的味道。我猜想这里三层露天

台的景致一定很奇妙，一侧西装领带行色匆匆，另一侧则是裙摆舞鞋和来自兰桂坊的疯狂。

记得电影最后的场景，两人在昏暗的电梯中对视，“我爱你，不管你是男是女。”这是那时香港电影的典型：自由狂放而充满了艺术气息，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感情，表达自信，讨论开放。事实上张国荣出演的同性题材电影并不在少数，而相较于《霸王别姬》与《春光乍泄》，《金枝玉叶》无疑是其中最轻松愉快的一部，导演希望传达的信息也相对单一。但同性题材与黑色幽默的结合还是使影片本身在艺术成就上占有了一定分量，相比内地导演将同性题材与政治话题的结合，《金枝玉叶》则又是对香港本土喜剧风格的极佳诠释之一。

今天的艺穗会依旧本土且自由，周五的夜晚透过玻璃窗依旧看得见时明时暗的灯光和其中人群中高举的手臂，艺术的气息强烈而奔放。歌声透过敞开的木门传来，当年哥哥漫不经心走过的楼梯还依旧是电影中的模样，脱色的木地板，深红的扶手，两旁的墙面上镶着格子瓷砖。夜幕下，女士们穿着鲜艳的裙子进进又出出，周身的气氛明艳强烈。



十七年后的石澳行

文/沈罗



在筲箕湾坐上九号巴士，于苍翠木色掩映下的蜿蜒狭窄的山路行过半小时，忽而眼前景色开朗，大海、海岛映入眼帘。再转几个弯后，车子在一个只有零星几人的小车站缓缓停靠，这便是到了石澳了。石澳是一九九九年的贺岁片《喜剧之王》重要取景地之一，在片中这里是小人物生活的舞台，也是故事展开的中心。十七年后的今天，石澳的景况虽与电影中所展现的有所不同，然而我们仍能在此寻得故事发生过的踪迹。走进村庄，天后古庙、庙前的小餐馆、酒吧、沙滩、大海，以及“街坊福利会”，便一一呈现在眼前，打开你关于这部电影的记忆之门。

我走访的第一个拍摄地，是车站旁边的石澳健康院，也就是电影中尹天仇（周星驰饰）所居住的街坊福利会。从院外一眼望过去，树旁，刚刚被尹天仇教装痛演技的小混混，讹走了老婆婆一百元，转眼贫穷的他又将自己的一百元给了老婆婆。也是这树旁，尹天仇教舞女柳飘飘（张柏芝饰）如何演清纯女学生哄客人。还是树旁，尹天仇在经过一天的惊涛骇浪后回了家，看见一直在等待他的柳飘飘织出了长长的围脖，略带沙哑的大声责问里满是藏不住的不安和焦虑，一句“飘

飘，我爱你”，然后便是两人长久而静默的拥抱。至此，摸爬滚打后，艰难苛刻的生活终于刷上一层温馨的底色，美得好不真实。

走进院内，便能看到那时柳飘飘和老婆婆们一起摇过呼啦圈的地方。飘飘叼着烟，笑得明媚可爱，击中了从窗望去的尹天仇的心，也击中了荧幕前观众的心。再从小门走出去，眼前是海滩上的小酒吧、人行道，以及远处广袤的大海。暮色下天仇和飘飘坐在倒扣的船上谈心亲吻的画面，成了这部电影中屈指可数的温馨场景之一。后来，又是在这里，天仇从房间里追上离开的飘飘请求她不要离开。叫住飘飘的天仇讲出了那句经典对白——“我养你吧”。几秒钟沉默无声的对峙之后，飘飘回头满眼风情地看着他，“你先照顾好自己吧，傻瓜”。然后转身离去，坐在出租车里，独自泪流满面。

如今的石澳健康院，墙早已被重新粉刷，木门也都被换成铁门，飘飘靠过的地方不但已经倾斜得不能靠人，大树自身也要靠一根杆子来撑住。只是那些扣人心弦的桥段依然会一一浮现在眼前，穿越十七年的时光，让人再次感到主人公的那些悲喜起伏。

顺着村内的小径走一走，一转头便遇见天仇教刚从港大毕业的书呆子小弟收保护费的小餐馆，还有餐馆后面的天后古庙。“少来这套”，老混混吐了一口烟，拿出二十元塞进了小混混的上衣口袋，“算我怕了你”。小混混边哭边咳嗽，





脸上血与泪汗混在一起，眼镜早就不知哪儿去了。“今天在天后庙面前也能收到二十块钱保护费，也算是扬名立万的第一步”，这个笨拙又如蝼蚁般渺小的人，在与近乎惨烈的姿态和生活厮打之后，发现他的拼命也并非全是徒劳，即使那只是二十元的保护费而已。电影里，书呆子小弟的表演诚然搞笑，只是台下观众的笑中也许满是心酸。

电影之外的石澳是个很小的村庄，依山傍海，转来转去很快便会走完。石澳有一个海滩，也有高尔夫球场，可以看见很多来这边度假的外国面孔。走在石澳的街道上，可以看到街边停着名贵的车，街道上还不时有人牵着市里养不得的大狗走来走去。主干道旁有一些卖游泳用具的小店，也有卖鱼蛋车仔面的路边摊，另外还有一些把英文菜名用彩色粉笔写在小黑板上的小餐馆，不难看出食客中外人比例很高。

这里的民居，大多数是两三层的小洋房。精巧的灯饰、花艺点缀着各家淡粉色，蓝绿色，鹅黄色，或是天蓝色的墙，处处透露着生活的气息。

偶有穿得时尚精致、戴着墨镜的姑娘，靠在房屋的墙上拍文艺风格的照片。造访石澳健康院时，院外有一只毛色鲜亮，体态优雅的猫，在小路和草丛间静静地穿梭，一眼看去就知平日里被主人家照顾得很好。

显然，和电影中的小社区不同，这里丝毫不见生活的辛酸艰险与残酷，相反，四处都是安静闲适的气息。阳光也懒洋洋的，时间在这里，仿佛流动得无比缓慢，甚至让作为游人过客的我自然放低声音，不忍打扰这世外桃源的安宁喜乐。

回想《喜剧之王》这部电影，似乎从头到尾都是黑色幽默，小人物们不断地在泥沼般的生活中摸爬滚打，即便是只看到了一丝希望也不会放过。即使前一天饱受白眼与奚落，第二天天光一亮，便仍要接着为了追逐这束光而努力活着。太过惨淡的剧情，甚至让美满的结局都带有突兀的梦幻感，甚至有人对此感到费解。然而我却愿意相信，在经过一切辛酸之后，苦难的命运终于不再以玩弄天仇和飘飘为乐，飘飘获得安宁幸福的生活，天仇也终于能对着台下成百上千的观众，鞠躬谢幕，在喜气洋洋的红色布景前，拱手笑祝观众新年快乐，就像经历早年的种种辛酸过后的星爷，终于成为一代巨星。

“努力！奋斗！”

“喂，前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会很美的。”



旺角印象

文／王品桥

“你喜欢香港吗？”在旺角的街头，我忽然被这个问题问住了。“喜欢吧。”在红绿灯提示音滴滴响起之前，我模糊地回答。来香港一个多月了，而当我身处此地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来时，回忆里的好多东西竟忽然被翻了出来。

也许只是小时候受爸爸的影响，喜欢听些听不懂的粤语歌曲，也喜欢看酷酷的香港电影。虽然到了今天，歌词还是很美，可粤语还是一样听不懂，我想那些属于上个世纪的经典，含义可能要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体会。我对香港的印象，从来都不是什么国际化都市，金融中心，有好多银行和红绿灯提示音滴滴作响的地方。对我而言，香港是看过的电影里众多场景的集合，是《A计划》里老旧蓝天下，是年轻的成龙开车横冲直撞的九龙；是《文雀》里任达华用莱卡M3拍下的楼梯街；也是《无间道》里，曾志伟和毒贩交易时山东街的那栋旧楼。那裡是旺角，是夜幕降临黑帮出没的酷酷旺角。也许是觉得那里的生活离我太远，我对旺角的好奇，一直多于电影里血腥暴力带来的惧怕。电影中黑帮聚集的旺角和那种独特的危险，在我看来，反倒是香港与众不同的吸引我的标志。



我于是怀着一种期望还原电影场景的心情来到旺角，走出连着地铁站的商场大门，高高的大楼的玻璃反射着街对面灰色的旧楼，闪亮的经典霓虹招牌和大幅商业广告延伸到路远处，它们的下面，是拥挤的人潮。这就是旺角之旅的开始。作为拥挤人潮的一份子，我沿着街道走走停停，抬头看见霓虹招牌上旧楼的窗户，很像《旺角卡门》的开场。摇晃的镜头，突兀的停顿，不知是特殊的手法还是真的年代久远，那部电影里，连大屿山的蓝天都有种旺角的黑夜的黯淡感觉，不过却很漂亮。刘德华饰演的混混阿杰颇有老大风范，处处照顾年轻冲动好面子的小弟乌蝇。二十六岁的张学友虽然演技青涩，却恰好和这一人物的特点不谋而合；还有年轻简单的张曼玉，来自不同于旺角的大屿山，是阿杰的表妹阿娥。她穿着简单的棕色长裙，在空无一人的车站等待也许会来找她的阿杰。对着半落下的铁闸门，那个本该焦急不安的背影却很安静，但依旧漂亮。由此再加上旺角的独特黑帮元素，王家卫的处女

作便这样开始了。

我的旺角之旅也在继续，这里确实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男女老少，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可总感觉和我想的有点不同，怎么弥敦道上没有突然冲出警车，转角的小巷里也没有打斗的黑暗身影，认输的惨叫或是强硬的抗拒。就像《旺角卡门》里黑夜小巷的那一段，趴在地上的乌蝇想抗拒，阿杰被枪抵在墙壁上，像是以强硬的态度服输，好赶快了结这一切。众人散去，留下伤痕累累的阿杰和乌蝇，转过巷口就是不眠的灯火，但他们就栽倒在了转角的黑夜里。乌蝇是阿杰不懂事的小弟，他决心已定，“我乌蝇宁愿做一日英雄，都不想做一世乌蝇”。弟弟阿西婚宴因寒酸而被岳父羞辱时的争执，被阿华要求洗手不干卖鱼蛋时的抗拒，被同帮老大 Tony 耻笑后抱起煤气罐砸向车子的冲动，还有那张“食屎啦你”的表情包里的一脸狂妄，好像只是为了他所谓的“一世英雄”。他爱面子，想做件大事证明自己，不自量力地主动接下阿公吩咐的危险刺杀任务。收到酬金，他做的第一件事时去找已改行去加油站工作的弟弟，分钱给他让他补办像样的婚宴，微醉的乌蝇告诉弟弟要争气，让他记住他有个很劲的大佬。后来他又买了空调，背回调景岭的家，电话那端的妈妈只是说：“我们下面装了，你自己留着用吧。我下不了来了，你爸爸在。”画面变成了乌蝇一人的背影，他把冷气扔到了河里。他想威风一次，为了面子，为了自己，

为了弟弟在岳父面前争口气，为了妈妈。但在旺角之外，他就是一个有苦闷心酸的平凡小人物，有时可恨但却更可怜的小人物。

乌蝇做的一切，虽然不是为了自己，但最后来收场的，还是他的大哥阿杰。阿杰拉开争执的岳父和乌蝇，到麻将馆用刀子威逼老板借钱替乌蝇还债，又单枪匹马把乌蝇从 Tony 手下救出来。十四岁就开始闯荡的他千方百计地照顾这个唯一的小弟，他不能呼风唤雨，只手遮天，但他确实重情重义。他的情份甚者不只限于兄弟，他理解女友想要的结婚生子安定生活，可他特殊的身份让他无法挽留，也让他无暇和暗生情愫的阿娥卿卿我我。阿娥青涩单纯，可她也明白阿杰无法有所承诺，她于他，只不过是发怒时会被随手摔坏的玻璃杯中一只。可她心中仍有些许不灭的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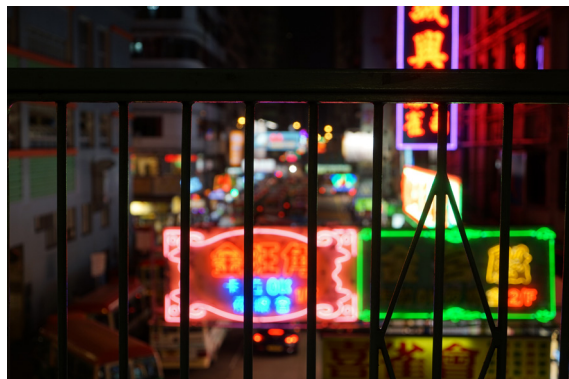
望。她藏起玻璃杯中一只，留信给阿杰，玩笑似地说等那些杯子摔坏了，再问她藏哪里。也许她希望，自己是那只被留下没摔坏的杯子。当阿杰来找她，她便追着巴士奔跑，可这不清楚结局就开始的玻璃杯，最终还是碎了，尽管那句“你不要说第二次，说第二次我就相信了”仿佛是她已预感到结局，但传呼机里“跌打药不用买了，回来就好”则记录下了她真实的等待。虽然等她的，是想做英雄的乌蝇任务失败后被射杀，还有匆匆赶到的阿杰，为小弟的最后一次收场。他瞄准目标完成这份送死的任务，最后也一样倒在了地上。这个关于旺角的故事也许没体现最典





型的旺角，带着点无奈的温情，也许是因为阿娥，也许是有那个隔着海的大屿山。其实我不止一次问别人，大屿山现在有什么，记忆中每次听到的都是机场与迪士尼，不禁有些失望。所以我猜，站台的那扇铁闸门，阿娥徘徊的巴士站，还有红色的电话亭，或是拆掉了，或是搬到别的地方，反正它们和那块有点黯淡的蓝天一样，好像只是存在于电影中，或是那时的香港。

这样想，好像我在旺角的街道上没看到什么黑社会出没也合理了许多。倒是看到了新奇的街头表演，仿佛是旺角的特色，唱歌、杂技，还有舞蹈。音响的声音很大，有些吵但很热闹，人流还是拥挤，不过气氛倒是很和谐，这片表演区好像一个断点，让大家都放慢些脚步，驻足欣赏。在我心里一向被黑帮占据的旺角，顿时平民化了好多。



我好像一直对天桥有种执念，那是《旺角黑夜》里被追杀的吴彦祖和张柏芝牵手奔跑的地方。而当我真正走上去的时候，内心不禁有些失落，除了蓝色的破旧斑驳的天棚和围栏，还有它们之间露出的拥挤街道和霓虹招牌，就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和席地而坐的非佣。非佣们花花绿绿的垫子和打开的行李箱霸占着整座天桥，把我以为会有神秘和一点点害怕都挤没了。人潮还是漫步各处，走下天桥的楼梯，人流涌动看不到尽头。我还是走走拍拍，忽然从街边小店里冒出赤膊的年轻人，卖力地推着放满货物的车子。他的脚步有点慢，从身旁人群穿过，他只顾低头推着。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旺角在我心里仿佛又一下又真实了好多。在旺角的某街某巷，会有电影里黑帮出没的麻将馆，会有血腥暴力的打斗追杀，但是，旺角也一样有拥挤的游客，普通的市民，沿街表演的艺人，周末休息聚会的非佣，还有辛苦打拼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简单的小人物，和阿娥一样，其实他们都一样，有自己的生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选择。阿娥、阿杰和乌蝇，他们的纠结和选择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只是以不同形式出现在每个人面前。也许那些真实存在的黑社会们也一样。他们也是普通人，只是在旺角，这片独特的地方，以他们的方式，处理那些表相不同但本质又相似的事情。就是这些普通人，却组合成不普通的旺角，不一样的香港，发生不同的故事，演绎他们形形色色的人生。

文 / 匿名

CodeIT Suisse 编程比赛纪要



2016年10月1日至2日，由瑞信银行举办的编程比赛于中环如期举行。来自科大，港大，中大等各所院校共计十七只代表队共聚香港瑞信总部，展开了为期两天的激烈竞争。

比赛围绕如何编写自主运行的股票交易程序进行。各队赛前预先获得百万资产的虚拟账户，赛中需要从主办方提供的网站上实时获取虚拟股票市场数据，在本地对其进行处理，并根据预先设计的交易算法由程序完成交易的选择与执行。最终裁判评定，选手互评结果。三甲进入陈述环节，再由此选取冠亚季军。比赛考察面涉及编码能力、算法设计、金融知识、以及团队协作。

比赛进行的过程中，选手们凭着所掌握的知识各显神通，再辅以瑞信技术部门资深工作人员的指点指导，各队的进展都相当迅速。第一日结束时，大部分队伍的程序都已能够实现基本功能。值得一提的是，比赛的激烈让所有人都不敢有所放松。即使在休息时间内，依然可以看到在线数据不断地被更新——各队仍在调试，完善自己的作品。据赛后统计，大部分队伍通宵工作或睡眠时间低于四小时。而第二天的争夺也同样延续了第一天的紧张气氛，从九点比赛正式开始，到十一点调试时间结束，会议室里只听得到键盘敲击的声音，以及队友间对具体实现的讨论。即使工作人员端上糖果小食，选手们也无暇顾及，只专注在如何精益求精地提升程序的效能上。

翌日正午，最终测试开始。来自中文大学的 Credit Sushi 代表队一骑绝尘，不到十分钟就甩开了追逐者数个身位，而二到十名的争夺却相当激烈。据笔者在现场所见，几乎每次屏幕刷新都有排位变化，而选手们的心此时也提到了嗓子眼上，

以至工作人员提醒吃饭时间开始时，大多数人仍旧聚集在本队工作台前，专心致志地盯着屏幕，期待着下一次刷新就能看到本队的名字出现在盈利榜上游。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各队排名也趋于稳定，后期的比赛波澜不惊。最终 Credit Sushi 以超过第二名数百倍的总资产遥遥领先，而 AR 代表队则以两百余万的资产位列次席，剩余的四只盈利队伍间相当接近，其中我校的 ACE 队位列第四，Excited! 队位列第五，都实现了资产增长的可喜结果。

在投票环节中，Credit Sushi 队与 AR 队凭借优异的运行结果获得了评委与对手的一致好评，顺利晋级陈述环节，而 ACE 队则凭借不错的成绩也跻身决战。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角逐冠军的最终陈述。

Credit Sushi 队首先登台，队员们介绍了依据历史数据拟合股票增长曲线的设计，并展示了程序细节，可惜由于硬件条件以及时间限制，笔者并未能看清其具体操作。AR 队随后亮相，并同样对己队的程序作了细致的介绍，而压轴登场的 ACE 队则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讲解。两位成员以 PPT 为辅助，通过流畅的口语表达，清晰有力地介绍了其程序的工作流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优点、队员间合理的工作分配以及紧密的配合，再以团队在时间充沛的前提下可期的提升作为结束。翔实而完整的陈述令评委看到了 ACE 队未来无限的可能性。而最终冠军也花落后来居上、逆境反击的 ACE 队。在此祝贺我校的 ACE 队五位队员收获桂冠，也感谢瑞信为选手们提供这个平台，使参赛者拥有了一个充实的周末体验。

当初的你，为什么要选择科大？

文 / 谭晶晶

不知道是为了更好地拉近距离，还是无聊地搪塞时间，每当两个不是很相熟的同学要开始一段略显尴尬但又不能冷场的对话时，交代完年级、家乡、学院、hall之后，大家总是要补上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你为什么来科大？”。其实像这种开放式的问题，无论你回答什么，对面的那个人都会缓缓点头，似乎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或认可，又或是机械性的礼貌应答。所以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本不应该对我造成什么潜在的压力。它的答案，无论是真心也好敷衍也罢，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但为什么，每当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感到莫名其妙的语塞？我有好多好多理由，却好像没有一个理由是有力的，最终的答案只是止于表面而不能使我满意和安慰。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什么？或者，你还记得曾经的那个回答吗？

“选择”可以是一种取舍，一种机遇，一种缘分，又或是阴差阳错。一个不让人后悔的选择，势必是有所得到和收获。所以一个问心无愧的回答背后，必是一种全新的蜕变与经过反复思考后的觉悟。

其实无论当初的我们是被科大光鲜亮丽的

“外貌”所吸引，还是被它其中包含的真诚与炙热所感动，我们每个人的科大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当初的那个或许冲动、或许无奈、或许当时看似最正确的“选择”，在悄然地书写着我们的人生。毕竟，在“选择”的另一端，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有的时候我想，是否“热爱”就可以是一切“选择”的答案呢？无论是什么不被世人接受的饱满争议的决定，一贴上“热爱”的标签便显得个性无比而无需追究了。但“热爱”的背后又是否需要理由？没有理由而任性存在的“热爱”是否又能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守护着我们的真心，帮助我们走过“现实”和“生活”的独木桥呢？

我能从科大得到些什么——就是我选择科大的理由。不是名校的光环或是短暂舒适的环境，而是能让我立足社会成为独立个体的本领和一种从容面对生活的自在心态。只有我真真切切得到了我所期待的，我的答案才是有所凭据而不是夸夸其谈的。

希望有一天，我能毫不犹豫地说出那个答案。



美丽中国专栏 他年近三十从顶尖企业走到边远山区，两年瘦了五十斤

这几年过年和朋友吃饭，别人都有了家室和稳步上升的工作，李伟却都是一个人来，又一个人走。二十七岁那年，他结束了在天津六年的工作生涯，抛下已经稳定的车房，远赴云南大姚最边远的乡村教书。两年过去，将近三十了，他却捧着书在金沙江畔带着学生念书。

这几年，他也愁，看着和身边朋友日益拉开的差距，感受着与外界的隔绝。但看看身边的孩子，他又找到了意义：我是为他们来的。两年后走出山村，他瘦了五十斤，却收获了关于教育的爱和梦想。



李伟和孩子在一起

1. 教书的路和求学的路

“路上的时光是格外无聊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睡觉，不睡觉就会晕车。整整一天就在晕车呕吐里度过。”

李伟每天 6:30 在湾碧的清晨里醒来。这里地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是县城最北边的乡村，天气尚好的时候，他们会走几分钟去金沙江。河谷两侧是绵延的青山，隔江而望，对面是丽江地区，顺着江水向下游走，就到了四川的攀枝花地区。

这里是湾碧人赖以生存的故乡，在深山里，他们和广袤的山水为伴。然而李伟的故乡却在万里外的北方，“曲径通幽”在他这里不是什么神秘婉转的意境，而是两年里进山和出山风尘仆仆的真实生活。



这里，景色天堂和魔鬼公路融为一体

他从 2014 年来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湾碧傣族傈僳族乡支教，每年好几次从颠簸里来，又在颠簸里去。

网上流传着云南有的 11 条魔鬼公路，李伟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评论说：“少了湾碧”。国庆节放假七天，他要是回家，就有四天花在路上——最乐观的情况是两天走一次单程。

他从天津早些出发，坐飞机到了昆明，赶上下午的大巴，晚上到了大姚县城，在这里住上一晚。第二天清早再在县城里赶上小巴到这个最偏远的乡镇里，小巴在路上至少用去七个小时。有时候，遇上塌方和暴雪就进不去了。有的时候到了学校，他还要报告一声：“人已经安全到达湾碧，没有遇见塌方！”。于是，过去两年里，他一年只回了一趟家。

路上的时光是格外无聊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睡觉，不睡觉就会晕车。现在，同地区一起

乘车的六个老师已经习得了上车立马入睡的技能，有的时候没睡着的，只能从头呕吐到下车，整整一天就在晕车呕吐里度过。

不仅从外头到里头的路险，山里的路也不好走。这里的学生一次要上十天课，然后放假四天半，一年年如此循环——他们的家离学校都太遥远了，最远的学生放学以后要走七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家。这些学生有的从学前小班就开始住校，一个月只回两次家，大多数时光都在学校里度过。

回家路上，家长接不了，学生就自己走回去，因为路险，一路有极大的安全隐患。2015年夏天，一个学生家长骑着摩托车来接孩子，却在路上出了车祸，当场去世。

因为道路阻塞，这里和外界的联系并不畅通，大人出去要花上好久，孩子们大多也没怎么见过更大的世界。走得最远的，去了大姚县城、省城昆明，就已经算见多识广了。有一回，李伟在课上问学生：“你们见过大海吗？”见过大海的孩子纷纷举手，全班举起了大约二十只手，他觉得很惊讶，这些大山里的孩子竟然大多见过大海的样子？于是接着问：“你们去哪里见过大海呢？”一个孩子兴冲冲地说：“我爸爸带我到金沙江边见过大海！”



2015年，到湾碧的路因为泥石流被切断

李伟在来到学校以前和县城的孩子打过交

道，那些孩子是全县最优秀的学校的学生，和他们上课是不太困难的。但在这个闭塞的大山里，孩子们在基本的表达、理解、逻辑思维能力方面都存在问题。

这里大部分人不愿意再跟着这条路颠簸下去，很多人早早去打工赚钱，再也不想念书了。

2. 冲突

“人在这个年纪，还算比较年轻，又有这样的能力，就应该去干点这样的事情，没别的，就是想做就去做了。”

李伟在2016年7月4日离开学校，从楚雄启程到大理探望朋友。路上车流不止，如同三年前的夏天他背着背包在昆明的街头一般情形。

那时他刚刚暂别六年的工作生涯，从一家外企辞职。他准备用两个月在滇川旅行。旅行是瞒着父母的，他们还远在天津，不知道辞职的事。用了六年时间，李伟已经在天津稳定下来，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和社交圈，准备旅行回来继续向其他公司投简历。原本，如果他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很快就能做到中层管理的位置。

2013年7月，李伟到达昆明，准备坐公交车去目的地，在站台等车的时候，他遇到了一群年轻人，穿着统一的文化衫，正围在一起议论什么。他向来喜欢结交朋友，以为是外地来旅行的大学生，走上前去聊了一阵，才知道眼前这群年轻人是美丽中国新一届前来参加培训的项目老师。

李伟大学毕业那年，正是西部计划开展的时候，他本想报名参加，但因为母亲的身体原因，最终回到了天津。他在心里盘算着，自己这时候二十七岁，距离而立之年尚有着三年时间，还有机会重拾当年的梦想。

回到家以后，他又想起在昆明的短暂相逢来，准备向美丽中国提交申请。“人在这个年纪，还算比较年轻，又有这样的能力，就应该去干点这样的事情，没别的，就是想做就去做了。”

* 家人

家里父母知道了这回事，极力反对，有几回争得脸红脖子粗。在他们看来，李伟到底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不再适合去干这么一件事。但曾经作为乡村教师的他们到底没能拗得过李伟。



支教老师签名留念

到了春节的时候，李伟在自己朋友圈发了一张网上转来的图：一个人问母亲：“春节想要点什么？”母亲就答了两个字：“孙子。”李伟乐着跟朋友们解释：“网上转的啊，不是我自己发的。”

* 前程

他倒的确是孑然一身，二十七岁的时候来到这里教书，身边的朋友们这几年来头纷纷成家立业。逢年过节的回到家里，约人出来吃饭，以前一起相聚的朋友总是要和家里“请示一番”，他一个人，自由来，又自由走。

以前和他情况相似的同事和朋友，纷纷在事业路上往上走，薪水也翻了番。他独自在山里捧着书，早上清晨起来，晚上查了学生的寝回到宿舍里。夜幕低沉，深山暗影里一句话也没有，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我这种人吧，脑子多多少少都有点儿病。”这个天津汉子操着一口流利的北方话，语速很快。这哪里是病呢？不过是一股为了梦想坚持的劲头。

话是这么说，两年里，李伟瘦了五十斤。来的时候他还是被称为“第二胖”的老师。两年过去，这个年轻人已经很瘦，下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笑起来的时候脸被拉长了，看起来非常精干。

* 学生

运动是调节心态的一种方式。他愁，逢年过节看着自己和以前朋友的对比愁，看着学生没有进步也愁。在这里支教并不是带着理想就能完成的事，学生的进步并不如想象中快。

班里有一个小男孩，其它同学都会算两位数加法了，他一个人怎么也算不好。李伟把他叫上讲台来，在黑板上写上“15+21”，让他读出来，小男孩读：“51+……”原来，他把个位和十位弄反了。李伟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温和地教了男孩四遍，一边鼓励着他。过了几天，男孩来上课，李伟又给他出了一道题，但他依旧没办法分清个位和十位。

有的学生上课听不进去，两眼直楞楞地看着前方发呆。到了考试的时候，也有学生考着考着睡着了，被叫起来站着考，然后又站着睡着了。

他们去山里最远的村小访校，开车开了三个小时，从村小到村里又要四五个小时。有一个孩子，茫茫一座山里，就他一个人用脚一步步走出来上学，一走就是好几年。村里其他孩子早早辍了学，出来耕地、做生意，开上个摩托车从边上经过，嘲笑他傻。

李伟和同事去访校的时候听说了这个故事，孩子要读下去，是因为喜欢学校里的老师。跟着好的老师学，孩子有学习的动力，想要读书，身边的人笑话他，他却仍然走了好几十里山路出来。山上的路又长又险，李伟和同事站在大山面前，望着里头深不见底的风景，讲故事的人问：“如果是你，你还会这样十几年坚持一个人走出来上学吗？”同事摇摇头：“我不会”。李伟说：“我也不会。”

孩子却跑去和老师说：“老师，你放心，我

一定会把书给念完，至少是念到高中。”

后来他们知道，故事中的老师是美丽中国的项目老师陈鸿舟。

3. 看不见的热度

“看到这样的孩子你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就能明白湾碧重要不重要。你一生中能有几个才认识的人会为你哭泣？所有的孩子都有得到同等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

班上的小男孩分不清个位和十位那回，李伟最终还是严肃地和他说清了问题。他把教室里的讲台响亮一拍，孩子有点手足无措。但最终，孩子再也没有忘记个位和十位的区别。

李伟自称“不宠学生”，很多支教老师到了当地，带来很多鼓励孩子的礼物。他最初也发，后来不再用物质上的奖励，而是换成了另外的奖励，比如一句夸赞、一个鼓励的手势、一次具体的表扬。

他不是不愿意给。李伟在支教之前，关于学生，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第一，我们是来教书的，对于教书，学习是最重要的，所以成绩很重要；第二，在保证成绩的情况下，让学生开拓眼界，都开开心心的，享受学校的生活。

在学校校长看来，应该让孩子爱上学校。学校里的人，然后爱上学习，学习是一生的事，以后，无论他们是否去大学学习，他们都必须意识到知识的力量。李伟深以为然。在这个年龄阶段，学习本身是理所应当的，因此，不能让学生为了鼓励而学，而要自愿地学。

他这儿一段时间后，学生们说起自己对于今后生活的理想，有的人说要去镇上开个手机店，有的要开个饭馆。他常常跟学生说，你们要去开手机店，开饭馆，总得学会算账吧，要算好账，就得学会数学吧，要跟人沟通，就得好好学语文吧。

在课上，学生觉得他严肃，下了课他也不经常做个别的辅导。在李伟看来，老师的时间应该

公平地用在所有学生身上。



“和孩子们在一起，课上老师，课下朋友。”

课余两年的休息时间里，李伟走遍了整个地区的所有项目学校。他总是想，自己多了解孩子，也能知道学校和美丽中国合作的可能性。有时候去一趟其它学校不容易，整天都在山路上。周围学校有些孩子的情况，他说起来，熟悉得跟自己的学生一样。

学生们觉得他严肃，很少有当面跟他讲自己心事的，他就在教室里放一个分享盒子，孩子们有什么心事可以说给他听。

班里有个敏感的女孩，平日里缺乏安全感，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会因为紧张而结巴。有一回她生病了，头很疼，李伟让她打电话回家告诉父母，接她回家，她坚持不要打电话，李伟觉得很奇怪，单独把她叫出教室询问情况，才知道女孩的父母平日里都很忙，他们告诉她，要是没事打电话回家就要惩罚她。李伟对小姑娘说，爸爸妈妈是疼爱你的，只是太忙了，你生了病，是应该打电话回去的。女孩电话通了以后，李伟先出了教室，

和她的父母交谈，希望他们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温和一些，注意孩子的感受，然后才把她叫出去。第二天女孩回到学校，他问她：“爸爸妈妈打你了吗？”女孩回答：“没有”。李伟告诉她：“你看看吧，爸爸妈妈还是爱你的。”

到了六七月，他将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收到了女孩的纸条，她在小纸条里说：“老师能不走吗？……我一定不辜负老师的希望，今后会好好念书的。老师有空可以去我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玩。”

走访碧拉乍小学那天傍晚，李伟和四年级的孩子坐在篮球场聊天，他们从四年级数学聊起，聊到学习、生活、梦想，最后有个老师提到他要离开云南了。突然之间，所有的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全部都抽泣起来。他们刚刚认识三十分钟，这群孩子却为了他的离去而哭泣。夜色渐渐地快要沉入大地，孩子们的抽泣声响在天地之间，在日夜交接的时候形成一片呜咽。回到住所，李伟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痛哭失声，这是他成年以后最近一次的哭泣，也是在云南的第二次哭泣。

他说：“我为了他们来。看到这样的孩子你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就能明白湾碧重要不重要。你一生中能有几个才认识的人会为你哭泣？所有的孩子都有得到同等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

他也会想自己学生的未来。他觉得最奢侈的想象就是，十年、二十年后，他再回到湾碧，去学生的手机店里看看，再去学生开的饭馆里吃点东西。

“我一个人不可能影响全局的。很多人问我，你干这个有什么意义啊，有的人会干两年，有的人觉得没有希望，有的人却觉得有希望，希望很大。

我觉得我不盲目乐观，也不盲目悲观。我只希望我能让他们更加重视教育，他们未来这一群人里边儿或多或少可能会出一个当地社区的领导者。那个时候他 / 她能记住我对他 / 她的影响，

对这个社区的教育多付出一些关心，就够了。”

将要结束支教的时候，李伟拿到了三份工作的录取，其中一份是美丽中国招募团队的工作机会，最终，他选择留在了美丽中国。想起和身边朋友两年的差距，他总是说“我相信自己能赶上。”谈到留在美丽中国的决定，他又笑起来：“我说了嘛，我这样的人，多半脑子有点毛病，有点小情怀，小理想。”他花了两年时间了解一个社区的教育状况，觉得自己能够以一种专业、务实的状态投入到新的为教育而努力的事业里头。

他有时候也会想起那一年冬天，快到过年的时候，大雪封山，谁也出不去，支教老师和本地老师在宿舍外面挖了一个小灶，每家弄点吃的，在雪地里喝点小酒聊聊天。到了晚上，十几个人围着一个大盆烤火，里面烤着洋芋、饵块，这时候没有电，十几个人拿着手机当手电筒照明，外头天寒地冻，天上热别黑，但却全是星星，繁星闪烁。

这样明亮的星空，是李伟平生第一次见到。

* 美丽中国是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下属的教育非营利项目，成立于2008年。项目每年招募优秀青年人才，输送到我国教育资源匮乏地区从事两年一线教育教学工作。

我们的愿景是：让所有中国孩子，无论出身，都能享有同等的优质教育。

2008年以来，美丽中国已累积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输送了1000多位项目老师，他们分布在云南、广东、甘肃、广西壮族自治区的220多所中小学的课堂上。

目前美丽中国已经在科大拥有了自己的学生团队，他们会将传达更对有关改善乡村教育现状的活动，致力于唤起科大学生对中国乡村教育现状的关注，将山村孩子们的心声传达给科大的学生。感兴趣的同学请电邮 hkust@tfchina.org 了解更多信息。



流光似水

马尔克斯/宋碧云译



圣诞节男孩子们又要求一艘划艇。

他们的爸爸说，“没问题。我们回卡塔古娜再买。”

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远比父母想像中来得坚决。

他们齐声说，“不，我们现在就要。”

他们的母亲说，“首先，这儿只有淋浴间的水可以用来划船。”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西印度卡塔吉娜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两艘大游艇的棚舍。反之，他们在马德里这边是挤在卡斯特拉纳街四十七号的五楼公寓里。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在小学得到全班第一名，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而他们办到了，所以到头来父母双方都无法推拒。于是做爸爸的把这些都买来，没跟太太说半句，太太是比他更不愿意还赌债的。那是一艘美丽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午餐的时候爸爸宣布，“小艇在车库。问题是，没有办法由电梯或者楼梯把它搬上来，车库也腾不出多余的空间了。”

可是在下一个星期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来帮忙把小艇搬上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现在没怎么样啊，我们只是要把小艇搁在房间里，现在已经放进来啦。”

星期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盏亮着的电灯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开始由破灯泡流泄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然后开了电灯，拿出划艇，就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荒诞的奇航是我参加一次家用品诗歌研讨会，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勇气多思考。

“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星期三晚上继续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陆地上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更远，就要求全套的潜水装：包括面具、鳍状肢、氧气筒和压缩空气枪。

他们的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瓶子花奖呢？”

乔尔说。

他们的母亲惶然说：“不，已经够了。”

他们的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连老师的职位都能抢到手。”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于是到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梔子花奖”，且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于是下一个礼拜三，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探戈》的时候，他们把公寓注满了深约两寻（约十二尺）的金光，像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潜游，从光流底部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颁杰出奖状。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个开宴会招待同班同学。

他们的爸爸和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满面春风。

“这证明他们成熟了，”他说。

下一个礼拜三，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瀑从一幢树影掩映的老建筑上流泄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注而下，呈金色洪流急奔下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区，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为应付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载浮载沉，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煽动。家用品诗意盎然，自己长了翅膀在厨房的天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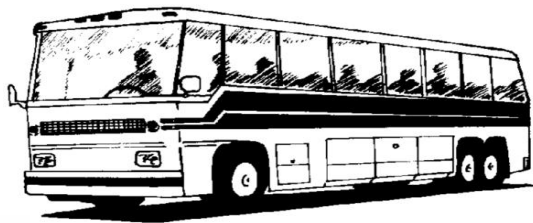


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光沼泽里惟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每个人的牙刷、爸爸的保险套和妈妈的面霜及备用假牙状都浮在浴室里；主卧室流出来的电视机则侧浮着，画面上还在播午夜电影的最后一段情节。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潮摆动，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词来嘲弄校长的校歌，有的正从爸爸的酒柜偷拿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他们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茱丽安纪念小学整整两个班学生遂淹死在卡斯特拉街四十七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在一个夏天像火烧、冬风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术的遥远城市。

末班直达车

文 / 谢沅伸



高一那年寒假，社团内举办年度最盛大的活动——六校七社联合寒训——不巧和阿公尾七撞期，三天两夜的行程在父母权衡之下缩减一天一夜，提早收场北上。寒训中，所有让人感受到「青春悸动」并使众人引颈冀望的活动，都是在夜阑人静后才开始。而三天之中的高潮正好被安排在第二个晚上，包括东势林场星空下的烤肉，和一场带有精神传承意味的营火晚会。

原先的计划是我和小队成员一起生火，参与部分的烤肉活动，后再搭车转火车离开。但因为上山时，游览车司机不谙山路，数部游览车在新社花海的田埂路上动弹不得而耽误了活动流程。其实丰原到台北的火车票并不难买，即使没有坐票也会有站票，实在不行也有客运可以选择。而真正受限的是下山巴士——东势林场下山的最后一班车在五点半准时发车，一旦错过就只能待在山庄里，且入夜后的山路是招不到计程车的。

当时所有人都很忙乱，学长们匆匆结束稍经删减的闯关活动，正焦头烂额地准备入夜后的节目，并希望吸收延误的时间。而小队上来自各校各社的组员早已混熟，正兴奋地边谈论边想象待会儿晚会的盛况。纷扰中，山上众人匆忙和喜悦的模样淹没了我的告别。所有人都到山庄下的广场集合，只剩下我在服务台前等待柜台阿姨从杂乱的私人物品下翻出一张记载搭车地点及时间的

泛黄明细，漫不经心地告诉我：“去门口等，不要乱跑，车子应该还没来。”

公车果然如柜台阿姨所述那般晚了几分钟。我身旁几个用母语高谈阔论的外劳听闻公车姗姗来迟的引擎声，便提起两手塑胶袋鱼贯上车。司机操着浓厚的台湾国语招呼她们，彷彿是专程来接她们的。趁著巴士重新发动时，司机和她们解释今天迟到的原因，外劳们几度掩嘴欲笑，直言要司机开快点。“你们今天又要赶火车喔？”车子发动了，“对啦对啦。”说完她们有说有笑地攢到昏暗狭长的车体深处，继续用属于她们的语言谈论着我无法理解的话题。我坐在靠近前门的第一个位置。司机向下绕过一个斜坡，方巧让我看到另一头广场上，伴随著愉悦袅袅升起的炊烟。整趟车程就只载运五个人，司机、我和三个外劳。

出林场后，所见只剩山路、微弱的车灯和后方的黑暗中不时传来的讪笑。在只有月光和车灯指引的路上，我们一路下坡、一路蜿蜒。司机真的听了外劳的话开起快车。不像先前的游览车司机，这条路他是熟稔的，甚至连转弯也没有犹豫是否有减速的必要。车前的仪表频频传来超速的警告声，司机不堪其扰，索性将警报器关掉。也许是路途并不遥远，也许是因为超速，不消任何冗长的等待，稀疏的街灯在途经第一支红绿灯后出现在眼前。车速似乎在霓虹招牌围绕之下渐行

渐缓。司机可能是随兴、也可能是故意地闯了几个红灯。车头上的跑马灯闪过许多站名，途中没有任何路人招手拦车，甚至连站牌都似有似无。

行经几个路口后，车内灯亮，“到了到了，快下车。”司机朝车尾喊，三个外劳收起笑容急忙忙前来刷卡，“下次再一起刷。先下去，趁现在还绿灯快过马路，不然来不及了。”三人下车的道谢道别，却被司机关门挡在门外。

“她们是东势林场请的清洁工，每个周末她们都要去丰原车站搭火车，这班车待会还要绕一圈才会到车站。我通常在刚刚那个路口放她们下车，这样她们就可以在另一个路口搭上直往车站的末班车，只是今天比较晚，车子可能已经跑了，呵呵呵……”，司机的声音从沉默中醒来，他不断透过后视镜打量我，直到交接我的余光“刚刚林场上好多学生，你们应该是高中生吧，什么学校的？”那三个外劳下车后车速明显放慢了许多，“我是建中的，刚刚那群还有其他五所学校，都是台北的。”，“有小绿绿吗？建中生都和小绿绿联谊的不是吗？”，“有，有一部分是”，车子在红灯前乖乖地停下来，“我家有三个小孩，如果他们加起来可以上一个建中或北一女就好咯！”司机双手放到方向盘上凝视远方，“不过你们这些人都很聪明啦，要好好努力报效国家！”挡风玻璃上的他嘴角微笑着，“要多读书，虽然我不大识字，但我也知道读书很重要。像我之前就有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你知道世界上得过最多诺贝尔奖的国家是哪一个吗？是匈牙利喔，你知道吗？匈牙利。我也不大知道啦，可能你们聪明人比较懂，杂志上写说匈牙利人从小就给小孩吃牛肉，你知道吗？他们那个牛肉很赞，尤其是煮汤的时候特别香，书上还有图片和做法，很有用。我是不大懂啦，不过你们比较聪明应该知道，知道吗？”他说的话实在令人摸不着头绪，但我不愿让他失望所以就轻轻地点头、肯定地答复。“啊所以你要去哪？啊对啦你要回台北对不对？是不是也要去火车站？”“对。”“喔，可是等我绕到丰原可能已经没车了，嘿嘿，平常

放她们下车后就没有人会上车了，我都会提早下班。”我说没关系，真的不行我还可以搭客运。他没有答腔，继续往市区的方向绕行。事实上我完全没有概念，现在前进的方向是否正确。我的火车票还没买，快七点半了我的晚餐也还没吃，我能做的只有数着红绿灯，在黑暗中坚信我离台北越来越近。

转过几个街角后，路上的人车突然明显增多，公车在一旁的红线停了下来。“你帮我看一下车，我先去打个卡上厕所”，司机不等我回应就在车窗上隔热纸的另一端消失在我的视线中。那是个漫长的等待。冬夜，刺骨的冷风卷进敞开的车门，卷走我的一切睡意。这里入夜仍十分喧嚣，候车的椅子上划分了数个区域。一些老人在下棋玩牌，走道间几分杂踏，彷彿只有我在等待。司机几十分钟后回来，怀里揣著一个小包裹“给我小孩的”，他注意到我的目光，“让你等那么久，刚在后面遇到朋友，陪他们打了几局牌。”他灵活换档，笨重的车身在他手中驾驭自如，车子又回到先前的速度，巧妙避开红灯和行人。他这次连宣布站名的跑马灯也关掉了，“太碍眼了”，他说道。一路左拐右弯，几分钟内就开到了丰原火车站前的丁字路口。“不是说要绕一大圈吗？”，我带有几分诧异。“喔对啊，原本是要绕丰原市区好大一圈的，不过我刚换了几条路走，直接送你到火车站门口。”他咧着嘴笑，他也向先前阻止外劳刷卡一般阻止我，“不用刷啦，这趟算我请你，偶尔能载到建中生也不错。”我抓着背包跳下数尺高的台阶，“东西都有记得拿吗？赶快平平安安地回台北吧。剩没几班自强号（车的名字）了，你应该有比刚刚那三个快才对。”他哈哈大笑。

我走进车站柜台买了张到台北的站票，车子还有十多分钟会到，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对，我买到车票了，有有有，很顺利，大概两点以前可以到家，是是是，平平安安的。”

挂电话之后我隐约又听见那个叫我多吃点牛肉的台湾国语，看着手中的车票，顿时间才明白他特地去打卡的原因。



想

文 / 温水

昏黄的屋里，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静坐在藤椅上轻晃，手里捏着一块怀表。

敲门声响，一位女孩推门而入，手里抓着几盒药，端着一杯温水。将手中物件轻放在桌上，她蹲在老人身旁，轻拍他肩膀：“外公，到点了，吃药吧。”

老人抬头，望向女孩清浅的眸，陌生了良久才恍惚道：“囡囡？”

“是我。”女孩欣喜地点点头，“来，外公，把药吃了，一会儿我推你出去走走。”

说罢，她熟练地拆开药盒，拿出几粒药片递给老人，看着他就着水咽下才起身收拾。将台面打理干净，她又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件薄袄和毛毯。女孩侧身，将老人扶到一旁轮椅上，把毛毯盖在他双腿上，又为他披上薄袄，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本相册，推着老人出了屋子。

公园河畔，她找到长椅停下脚步，坐在椅子的一边，翻开手里的相册，指着第一页。照片上是一扇暗红色的大门，挂着斑驳的门牌。她开口道：“外公，你看，这是我们的家。”

“家……”他跟着喃喃念道，眼里的陌生难掩。

“对，这是家。”她又翻开下一页，画面上是个俏丽的姑娘，穿着纯白的嫁纱，挽手静立，恍若仙女，“这是我母亲，你的女儿。”

他眸中闪过一丝惊异和熟悉，抬头看看手中怀表，又看看照片的人儿，点点头：“女儿……”

“你看，她身边的男人，是我的父亲，你的女婿。”他随着她的声音低头，目光落在她的指尖。那是一个俊秀的男人，穿着笔挺的洋装，偏头看着身边的女人，目光温柔。只是老人的眼神仍然迷茫，看着画面没了声响。

女孩看他一眼，不以为意。疾病一点点侵蚀他的记忆，下午他能认出她来，她已非常感激，不再奢望他能想起更多。于是她继续翻动着，试图重新填充他的记忆，但效果甚微。

“外公，你瞧，这个小娃娃是我！”她翻开新的一页，一对慈祥的老人眼角含笑，怀里抱着一团粉红的小肉球。

“囡囡……”他笑了，颤抖着抬起手，抚着照片上的孩子，又将枯槁般的指尖移向身后那对老人，“她……我……”

“嗯，外公，你和外婆。”女孩浅浅笑了。

他伸手接过相册，继续翻动。一张一寸大小的黑白照片，印花的边，六十年代的风格，画面中央是一位清丽的女人，穿着学生装扎着辫子，乌黑的眸漾着水波，女孩的母亲和她有几分相似。

下一页，一对新人穿着中山装，对着镜头笑得甜蜜。

“外公，你还记得她吗？”女孩疑惑问道，这些老照片是她今早刚刚翻到的，却没想到丢了记忆的老人竟是看得出神。

“她……我……”老人揉揉手心捂得发烫的怀表，打开，赫然是那对笑得安详和蔼的老人。

女孩一愣，又指着相册上年轻许多的女子问道：“外公，你记得她吗？”

他盯着那对新人出神、看得仔细，缓缓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夕阳落在河畔的两人身上，映得通红，晚秋的风渐冷，吹过长长的河岸，吹过长长的岁月，吹过长长的记忆。

老人指尖轻捻怀表，轻轻说道：“囡囡。她……想她……”

女孩眸中闪过一丝哀伤，伸手拢了拢他的衣襟，起身推动轮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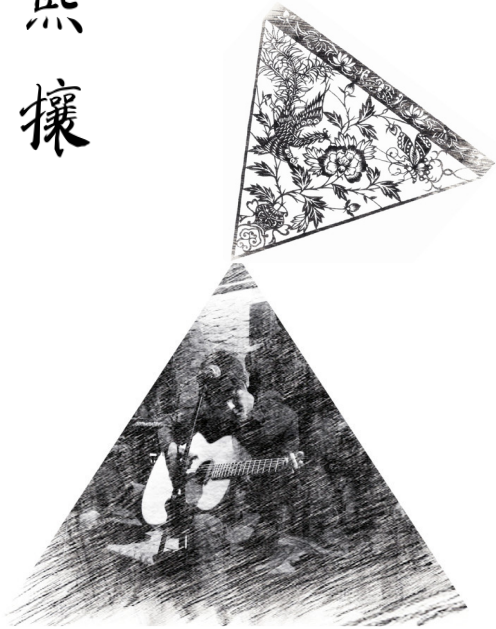
忘了世界，却没能忘彻你。

也许我爱你，是一生最轻浅而深刻的回忆。



夜色熙攘

文 / 张韵秋



一个人的声音是很有魔力的，一个人的声音里藏着最真实的情绪。我们常常被一首歌感动，这不仅仅是源于音乐本身的魅力，还有歌唱者隐藏在其中的故事。离开北京的前一晚，朋友说，去后海转转吧。我记得一年前的夏天，她带着对一个男孩的恋恋不舍到了这里，跟一群时常开着玩笑的朋友，坐在街边倒数第二家酒吧，静静地听另一个男孩唱歌。很久之后，夏天又来了，白天很长，夜色熙攘。

日落让人伤感的时候，我也该去和这个城市道别。八点钟的天空是奇幻的暗红色，戴着帽子的男生抱着吉他唱着熟悉的歌曲，我们于是各自

沉默，安静地对着面前的酒杯各怀心事，默默无言。你看，我说一个人的声音是很有魔力的。吉他的间奏声里朋友对我说：“去年我也是坐在这个地方，现在的我还是有点想他。”我回过头，看见她低垂的眼角。一年的时间，我们都遇到了新新旧旧的人，很多故事开始，很多也毫无征兆地结束。女孩，谢谢你的故事，只是抱歉，我也像你一样，时常犹豫不决，很多次都在该分别的时候才突然有了珍惜的决心，而我想“后悔”这件事始终不是一个适合常聊的好话题。

时间是一个不朽的命题，人们用哲学谈，也用物理谈，谈了很久，终于有了很多的公式理论。然而过去的终于还是归于过去，在我们沉睡的某个夜晚，静静消失。于是无奈变成了一种最复杂的情绪，挽留偶尔会很轰动，相聚时人声鼎沸，分别时又腰看戏。如果将无奈在时间跨度上无限延长，它反而会变得简单。它变成人与人擦肩而过的沉默，变成一首一个人静静唱的歌，就像眼前抱着吉他的男孩。他唱：“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好的歌曲无非是这样，让我们都以为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男孩曾经抱着吉他，去繁华的城市，去电视上向别人唱自己写的歌。我记得歌词里曾说：我看见了我最爱的女人，你在我的面前，我好想拥抱你。

林徽因说一个人的浮世清欢，一个人的细水长流。但我猜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有很多的故事，在白天缄口沉默，在夜晚渴望被聆听。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永恒的，我们在做的只是在永恒的隔阂里寻找偶尔相知的片刻。夜色渐浓，然后模糊，好多声音终于安静了下来。灯光昏暗，我发现我们依旧各怀心事，但我想我可能比原来更喜欢这座城了。在告别了这里偶尔的暴雨和一次匆忙的晚餐之后，我惊喜地发现，原来我还喜欢抒情，只是习惯了只言片语和断断续续。女孩依旧伤感，为了现在也为了未来，不过我很庆幸，在我们为数不多可回忆的日子里，还有一个这样的夜晚。

回梦



晚安

许文骞 / 香港大学

流萤

草甸

十里篝火

我看见我欲言又止

看见你被星光打湿

打成一个迷蒙的光点

天地间

只剩下半个吻

在枕边



无声之诗

谢沅伸 / 香港科技大学

「开口之前，我有话想说」

妳背对着初裹晨雾描摹翅

膀般的

唇形

直到所有陌生人

在黑暗中

得以相互指认



今夜月色真美

李沛阳 / 香港科技大学

我记得几年前那个夜里，

我对你说：今夜月色真美。

可惜，那时你不知道夏日漱石

更可惜的是，我也不知道。



此刻的心跳，是幻想的

每天，许多的人在爱里迷失，以为找到了什么，最后却什么也无法描述出来。片中四处穿插的人物自白，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无聊，但我却觉得它们如此深刻而新颖。这不是采访，没有因被迫而显得窘迫的语言，一切都由心出发，真实平淡地讲出爱情残酷的真相。

两个最好的朋友，爱上同一个人，辗转反侧，和平共处，又暗地里针锋相对。这又一次遵循了Xavier Dolan 的电影理念：不可能之爱。即使在这个感情多边关系盛行的年代，三人行也必然是短暂的，“一人留，两人疚，三人游”。

Francis，有许多情人，但还是不屑于将自己绑在一个人身上，艺术感强烈，自恋的同时又自卑到谷底。Marie，有着新时代女性的坚强姿态，举止优雅，却有时会因为过强的自尊而崩坏。他们互相欣赏，有时依偎，有时争吵。但他们永远都不会离开彼此，因为他们爱着对方。片中有许多他们并列着背对观众的镜头，他们是这么般配，或者说相似。身高，审美，性格，甚至是爱人的品味。但如此的关系又有些危险，正如双生姐弟也会自相残杀。

他们同时爱上了Nicolas。减慢的镜头，烟雾缭绕，他仿佛年轻的农牧神，身形瘦削，金发凌乱，不完美，却致命地吸引着他人而不自知。Nicolas 出现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他们总是以为Nicolas 对自己是特别的，但不曾想他对每个人都是一样。Francis 和 Marie 真挚而用心地打扮自己，但这些镜头在观众看来竟是如此可笑。眼睁睁看着两人由亲密无间变得互相猜疑，俨然经典宫斗戏的桥段。收到约会邀请而炫耀、悄悄送礼物、在他家周围徘徊、故意破坏别人与他的约会……这些桥段让我们不断想起我们为爱情所做出的傻事。

可奇怪的是，在这三个人中，有一种奇怪而危险的平衡。他们可以睡在同一张床上，一起约

会，一起出游。彼此如此贴近，甚至快要融合，但又有一些致命的隔阂：因为他们谥知，走到最后的，只能是两个人。

在情感之外，电影的色彩和音乐也令人印象深刻。Marie 总是穿红色的衣服，而 Francis 则穿蓝色。红色，热情与强势；蓝色，隐忍与敏感。甚至在某些隐密场合的灯光，也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律。而 Dalida 的“Bang Bang”也贯穿全片，总是寄托着一种悸动与尴尬的微妙情感。在一些派对镜头中，Nicolas 与象征男性美的戴维雕像总是相互切换，因而我们能感觉到他对于周围的人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其中 Anne Dorval 又一次饰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虽然她只出现了三分钟。她饰演 Nicolas 的母亲，一个四处游荡的舞女。她总是让我想起“Kill your darlings”中 Lucien 的母亲，自私地爱着自己的儿子，对一个又一个人说“You know? He calls you his guardian angel.” Anne 在一次拜访中对 Francis 说起了从前：当时 Nicolas 还是个可爱的小孩子，在我表演的后台，被姑娘们亲来亲去。他也很享受，因为他的确很帅。或许这也是另一个“Guardian Angel”的谎言，为自己的儿子得到一个人又一个人的心，让他被爱与渴望环绕，如此自私。

结局或许也是可以想象的。即使 Nicolas 与他们如此亲密，他也不会爱上任何人。他爱的只是周围的人爱慕自己的心，一旦他们过于明显地表露，他就会全身而退。从此，Marie 和 Francis 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又彼此相依，对像 Nicolas 一样的家伙鄙夷地吐槽。送走 Nicolas 之后，Marie 抚摸着 Francis 依偎在自己肩膀上的头和脖颈，安慰着他，全然不顾自己眼中也含着泪水。

于是，一切回到片头。“爱超越理智是唯一的真理。”——缪塞



漫威——从破产边缘到科幻巨人

Marvel, 一个让超级英雄横越美国、征服世界的好莱坞巨人, 一个如今人尽皆知的名字。漫威漫画曾经叱咤风云, 但却因投资失利, 一度穷困潦倒甚至宣告破产。77岁的它, 曾经落魄到混迹街头巷尾, 靠出卖版权维持生计。然而今非昔比, 在漫改电影初尝甜头后, 这个并未真实存在, 却已尽人皆知的超级英雄家族, 缔造了电影票房的奇迹, 重新刷新了人们对于电影类型的认知。漫威, 一个从破产边缘爬起, 一步步缔造传奇的巨头, 背后有着属于它自己的难以忘怀也不能被替代的成长血泪史。

以漫画起家的漫威, 二战时期凭借美国队长大获成功, 但实际拥有者古德曼和金牌编辑却因为版权利润分配不均而选择了分开。二战之后美国队长的人物形象不像之前那样大受欢迎, 人才的流失与时代的迅速变迁, 令当时的漫威黔驴技穷。此时临危受命的斯坦·李没有令其伯乐古德曼失望——《神奇四侠》、《绿巨人》、《蜘蛛侠》等漫画的横空出世, 令漫威不仅走出了美国队长的传统套路, 使他因为题材新颖、类型丰富而收获了更多的粉丝。

然而好景并没有一直维持, 1980年代, 漫威在漫画书获利甚佳时决定采取在华尔街上市的投资策略。在题材泛滥, 民众降低收藏意愿的双重危机下, 美国漫画市场在1993年崩溃, 漫威的漫画销售量暴跌7成, 同时积累了庞大的债务, 股价更从35.75美元暴跌到2.38美元。

正如漫威系列电影里的情节, 风雨交加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救世主出现并力挽狂澜。在这个关键节点, 漫威的“救世主”, Avi Arad的出现, 将悬崖上的漫威重新带回正轨。Avi Arad是漫威长期合作授权的玩具制造商老板, 他与他的创业伙伴在漫威身上看见了无穷的潜力, 他们知道如

果漫威落入另一个不懂漫画的企业家手中, 他们将错失改变世界的机会。Avi Arad坚持所有银行团都低估了漫威的价值: “蜘蛛侠是个有十亿美金价值的角色, 现在只以三千七百万美金售出绝对是个天大的错误。”通过不断的协商, 漫威最后以和玩具公司ToyBiz合并而逃过一劫, 免于恶意收购的灾难。

救回Marvel后, Avi Arad非常大胆地聘用两位原先自主经营独立出版商的年轻人负责漫威的发展策略, 让他们跳出框架放手一搏, 发挥各自的特长以便将Marvel带到新的领域。

由此, “Ultimate”系列诞生, 新开启的系列篇幅更短且独立性高, 观众更容易进入故事中, 同时故事背景也更现代化。重启故事的想法也让漫威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既然角色可以重新塑造, 也就可以转化成电影故事。漫威带着角色在好莱坞寻找翻拍电影的机会, 出乎意料地大获成功, 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在21世纪福斯和索尼影业通过剧本分别发行X战警和蜘蛛侠电影之后, 漫威决定尝试更大胆的计划, 继续向银行团贷款创立了漫威影业(Marvel Studio), 发行100%自主的英雄电影。

漫威影业(Marvel Studio)的第一个自主计划是钢铁侠电影, 比起X战警来说, 是更具风险、更充满不稳定因素的投资。但漫威最终还是凭借大胆用人、大胆创新赢下了这一场不能输的豪赌, 开启了漫威宇宙世界的大门。漫威证明了他们有点石成金的说故事能力, 旗下的任何一位角色, 都有潜力大红大紫, 成为新世代的文化指标。

如今大红大紫的漫威帝国毫无疑问影响着人们的娱乐生活。虽然历经磨难,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沉沦与重生, 他们在向世界宣布: 漫威, 回来了。



情人节如何不被虐狗

△你需要几个好基友

△不出门、不刷手机，电视也不要看就好了（虽然感觉没了这些没法活）

△国庆比情人节虐狗多了好吗

△朋友圈关掉关掉关掉

△当然是去好好学习了，学习使我快乐，只有学习才能让我感到幸福

△找个另一半





- | | |
|----------------------------|-------------|
| 1. 每颗星都是你的 | 孙宇辰 |
| 2. 冰岛某地方 | Fimence TAM |
| 3. 青池 | 匿名 |
| 4. 窗帘 . 瓶子 . 光 | 匿名 |
| 5. I Dreamt of World Peace | Sun, Gongbo |

1		
2	3	4
5		“回不忘之時，夢不能之事”



2016.11
十六輯啓